

四庫著錄本



巴陵方氏珍藏

竹溪鬳齋十一景續集卷九目錄

少作

律

周禮

論

文武之道大小如何

續詩續書如何

堯湯備先具

漢之為天數者如何



以大事小者

竹溪鬳齋十一景續集卷第九

三山林希逸

門人石塘林式之編



少作

律

舉天下之事若皆出于人為而寔非人所能為也自無而至有自簡而至繁由古及今變不窮而用亦不窮是蓋自然之機行乎兩間者也民生之初未能佃漁也而網罟興焉未能耕種也

而未耜作馬服牛乘馬則成致遠之利刻木刻
木則有舟楫之用是蓋自無而有也始之為宮
室也上棟下宇足矣而層臺累榭丹楹刻桷後
之宮室何如始之為飲食也汗樽杯飲足矣而
雞彝犧尊山罍玉瓚後之器用為何如是自簡
而至繁也無者未始無終不能以不有簡者不
終簡而終不能以不繁機變之自然非人所得
而強有亦非人所得而強增也審乎是則樂律
之變亦可以意通矣竊嘗謂聲與天地俱生有

聲則有樂且天地之始有風則有木風號於萬
竅則小和大和能言之類即其五音豈非律之
所由興乎嶰谷之管雌雄鳳之鳴特其機至是
不能以自秘爾莊子有曰樂出虛是誠至言也
又其假黃帝之名談大庭之事模寫乎流光輝
綽之聲莊周其真知樂者也黃鐘之九寸三分
損一而十二月之律呂生焉五聲還相為聲還
相為宮而三百六十音之法興焉是獨未也增
之以三變演之以八十四調伸之以百四十四

律千有八聲機愈出而愈變繁首之無者非虧也今之有者非贅也首之無者非未備也今之有者非有餘也造化之妙游于天地之間愈久而愈泄若是爾夫何鄭譯之說見排于當時而技雜胡戎聲多矣楚祖孝孫又見譏於後日譯之說得於龜茲而孝孫之樂謂之雜胡戎非誣孝孫也蓋聲樂之事非特中國有之蠻徼之間雖分寸尺度與中國固殊而亦自有樂是皆冥默機契之地安得以胡戎為俱非也且夫羗人之笛得於龍吟代竹而吹其聲相似此非一機之所寓乎伶倫之聽鳳其有異于是否也由是而觀則樂律不可無分寸尺度而非分寸尺度之所能為有具法無其人亦徒爾此議律之事所以啟後人之紛々也故嘗謂上黨之黍不足以定律舜祠之管不足以定律非不足也無其人也得其人則牛鐸可以諧聲矣然則造律之法學者不可以不議如欲調律請俟其人

周禮

六經作于聖人非後世所可輕議也吁聖人百世
師也使其果出于聖人之手又孰敢議之哉七雄
之後合而為秦六經一厄天地之大變也坑焚
焰息而函關不守沛中刀筆之人但以圖籍為
急遂使三代之藏竟空于楚人之一炬是蓋萬
世之遺憾者焉上之治綿叢僅存故學士多老
死而殘編斷簡雖得于壁藏口授之餘自卜筮
一編而外雖他經猶有可恨况周禮乎三豕渡
河子夏已疑于古史血流標杵孟氏已辨于武

成自秦以前且然爾况狹書禁令方除之後
即且周禮果始于誰耶劉歆唱之杜子春和之
鄭衆賈逵鼓吹之上下二十餘年或以為周公
太平之書或以為嬴亂不經之典又或以為六
國陰謀之作黨同伐異互相矛盾或疑或信果
何從而質也蓋世儒之學周禮者有一解釋章
句不論意義一也古制不存獨見不立苟焉藉
是以訂古今二也間有疑其一二之戾古又以
為周公所作必欲牽而合之三也是以前者主

之後者難之前者非之後者是之參訂不審迷
具指歸所以徒為是紛々也周禮果周公之書
歟封建成于周公也武成有曰列爵惟五分土
惟三而孟子之論亦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而周禮自五百而下乃有五等焉又
是何其戾經也而世儒方且有附庸之說方且
有別創開方之說無所折衷何其謬耶周官一
篇成王所作也六卿而上有三公焉三孤焉名
字具存職任尤重而周禮乃始于天官冢宰論

道經邦燮理陰陽畧無一語又何其戾經也而
世儒方且以為滅奄還豐之作正此書也何其
踈耶周禮之不出于周公必矣其間蓋有甚明
者而世儒未之考焉孟子之生其去周末遠也
畢戰之問井地已不得其詳北宮錡之答班爵
亦僅聞其畧諸侯惡害已而去其藉于斯時也
已有斯言使是書果有耶則戰國已去之矣何
獨出于漢乎此其是非一語可決善乎漢初諸
儒之明經也五經繼出並已名家而周禮獨得

於獻王獨藏于河間豈非知其非是歟治禮諸
儒若高堂生二戴氏曲臺儀禮皆入討論豈有
周公之書僅藏于祕府而不之見抑亦知其必
非是也建元而後雖曰表章六經而博士之立
惟五則其所缺蓋可知矣使是書果出於周公
歟則漢初耆舊必有傳聞何以不足六經之
數獨待於劉歆而後出耶吁吾知周禮自歆始
也然井田之制歆自行之而自敗六典之法後
周行之而亦弊唐太宗雖有真聖作之難而

正觀所立徒為紛、封建亦終于不可行太平
之典獨行于成周而不可推之後世豈周公悞
之耶周禮悞之耶吁儒者論經苟未能以心為
師以識為友以見聞為傳註而區、求泥于紙
上之陳言終何所折衷哉故歷觀漢魏以來諸
儒傳疏或是或非亦有可論者然其大本既失
則二三章句何足云哉然則周禮果誰作歟古
人有言曰得其時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
不行于今行于後者也周公思兼三王日以繼

夜握髮吐哺猶且不給何能弄筆而為是文哉
愚謂戰國之時必有深沉多智之士隱伏而不
見不得以自試於當世故泄其蘊以為是焉何
休以為出于六國是也雖然此書固非周公作
也若以不經而盡斥之又非矣何者唐虞而下
至于春秋再變而秦三變而漢書籍不存無所
考證其間更卒之際猶有古制少存而漸異者
於此尚可見焉今以宮一職觀之即書之所謂
太僕正也景命一篇即後世之所謂制詞也豈

其官果至于上士二人而制命之詞鄭重如此
此其存古而漸變者也注者不知乃以書之僕
正為夏后之太馭太馭中大夫也其官固稍尊
其辭宜重殊不知辭與事乖彼此不應寔難合
也至夫冢宰之長王宮官聯之相統屬興賢之
典考史之法纖悉條理古意具存故曰周禮一
書正可以觀古今之變也使劉歆能以是讀之
則其所以尊信者亦何可厚非耶吁書之始于
劉歆者有二周禮其一也左傳又其一也左氏

為不傳之春秋漢人之言當矣然二百四十年
之間時變所紀或合或離亦多可觀者而歆乃
以為左丘明為之此皆歆之失也左傳之為丘
明亦猶周禮之為周公也後之學者苟能去周
公立明之說即以周禮左傳而參古今之變則
其書尚可貴也使劉歆而可作未知以此語為
何如

論

文武之道大小如何

道散於天下惟聖人為全得之夫聖人道之極
也正統之相傳太原之相授則其心領神會於
隱然昏契之地者意有遺世獨立之妙而顧以
得之天下何哉蓋三材奠而人極立太虛存而
萬理具大而性命之精微小而日用之纖悉以
差觀之雖所得有不同要之無一而非道者前
乎千百載之開端後乎千百載之授受其間聖
人未作豈無間斷不續之日而人心天理隨寓
隨見語小焉語大焉不于其智則于其愚會而

之則是道之渾全者在我而昔人之所傳者無
復間然矣此非夫子孰能之此非子貢孰知之
洙泗之初其相去亦邈矣聞知見知如出一
轍斯道也何道也其得于吾身者即其存于人
心者也其全于聖人者即其散于天下者也又
豈越宇宙而求之哉文武之道大小何如請以
夫子之所得者言之聖人不作而道術為天下
裂昔之談道者有是言也夫以天地之純神明
之一而散于不該不偏之士賢者察焉以自好

愚者日用而不知大溺於大而道其小小局于
小而昧其大猶百家眾技而莫之通亦誠病矣
不思夫理外無心性外無道雖所得有精粗所
學有深淺所造有遠近而囿于遠近之間者莫
非遊于斯道之內者也聖人而不作則已苟非
焉豈能外斯人以求道而遊是偏以求全哉若
廓之授受人皆以其精微者言之而不知耕稼
陶漁之始木石鹿豕之遊所聞者何言所取者
何善兩端之執已於精粗大小者兼有之而美

墻之見特冥會而昭合耳知舜之為善所以取
諸人則雖天子之傳道于其在人者得之也
且夫由春秋之末思鎬豐之始其世異矣其
事殊矣以其道寓于典則歛則綱紀文章蕩不
復存是蓋未之證也以其道寓于方冊歛則詩
書未刪頌蕪殆甚是又未易證也憲章文武之
事將孰從而求之具以智索之乎抑以象罔索
之乎蓋嘗思之道存于太極而理散于人心家
庭唯諾無非理也洒掃應對無非教也人心之

所有豈以文武之存亡而或加損焉方其盛事
汝墳江漢之濱蟲鳴蠶躍之妙成人小子莫不
有德游女武夫亦知好禮周轍雖東斯民固自
若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好善之民豈以
衰世而好暴乾坤未毀則道未息矣仁者謂仁
智者謂知固其大也百姓用之而不自知非小
者歛九疇未數則道未亡矣有猷有為有守固
其大也不協于極亦不罹咎非小者歛重文之
易雖存而人心之易尤顯洪範之極雖明而人

心之極尤著閨門夫婦之道豈止于二南之既
熄朋友兄弟之義豈缺于小雅之或廢在人
之理不可厚誣又豈容捨是而求文武哉由是
而觀則夫子之所以得之文武者即其在人者
也文武之所以傳之夫子者亦其在人者也在
人者離而散得于夫子者渾而全在人者有小有
大而夫子則無復小大也不然老聃之問禮何
意也長弘之問樂何心也漁父之言何趨于下
風孺子之歌何為而或聽隨取隨得細大不遺

此夫子所以備道全美也公孫朝之問端木賜
之對不曰在文武而曰在人徒曰其大而亦
曰其小此非深知傳道之妙者未易及也或者
不察以為聖人心傳之妙必超然絕異故道在
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意者吾非斯人
之徒歎此非知聖人污者也莊周一書著方術
於其末且曰一徧之士判天地之美故內聖外
王之道闇而不明是以斯道之渙然者為可嘆
也而鄒魯之士獨不列于諸子乃以大小精粗

無乎不在者歸之其意蓋以推尊吾聖人殆非
無見者吁周豪士也亦在人賢者也不幸而出
于文武孔子之後得其大而遺其小故其書未
免有所倚焉使一及聖門之壚錘且廢幾矣惜
乎周之不得為全人也故併及之

續詩續書如何

聖經之終始蓋與造化參焉非人力所能與也
夫聖人作經非以自求名也古今天下有不容
無者聖人亦不得而自已也造物者發其機于

千百年之前聖人者成其書于千百年之後聖
人與造化相為期也是機既息雖聖人復生
亦無所措其筆矣况區區言語文墨之士哉王
仲淹正世俗所謂書生者沾沾自喜于筆舌之
間而乃欲僭躐于聖人之事業通真不知量而
亦不知詩若書也續詩續書如何請得以其說
凡古今天下不知其幾人也亦不知其幾書也
要必天下不可無此書而後謂之書者書者非
苟以自鳴而已也兩間之內有人道所不可缺

者也周易待文王而具者也春秋待夫子而具者也遭其時適其時聖人有不容已者是則造化之機自動也自有帝王以來則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虞夏之渾、商之灑、周之噩歷一世而機一變文侯之命周書絕筆矣書也者豈容有不定耶自有性情以來則有咏歌嗟歎之辭國風雅頌正聲諧韶濩要妙通鬼神渾、若天成浩汗若河漢有非人力所得為者文字之機千餘年之所紬繹啓露王政熄而詩亡氣將

熄矣則詩也者豈容有不刪耶使其未容刪定也雖聖人有不得為者至是而不容已矣則聖人豈得以況其意好名之士以是為聖人求自見者則誤矣嬴顛漢起天地之間斷一視前古蓋夢不及矣雖使聖人復生於周隋之後祇亦重加慨嘆而已王通好古者立身行己雖拘七乎規矩繩墨之中具視聖人奔逸絕塵之事蓋瞠若乎其後其守經執古正所謂書生者又若不自覺而以皇極自負乃曰千載而下有紹宣

尼之業者吾不得遜也故書可定也我亦可讀也詩可刪也我亦可續也書有典謨訓誥我則為四範七業也詩有比興美刺我則為四名五志也書始於漢則曰六國亡秦不忌聞皇綱係於此所使無續書史文闕載乎詩備于六代則曰仲尼三百始終乎周若然則遺殷頌矣且所謂六代者以正統在也晉為中原之裔後魏據有中土隋氏混一區宇猶可言也若南宋若北齊若後周無異齊梁陳隋之篡竊者何可

言也必也正名乎名若是矣矣其經且通固知後世不若唐虞三代矣而又取其文以續前作將以其文可續耶抑以其事可續耶通之中說蓋將以發明其著述而乃模倣于論語之文倣規為員模矩作方而無一出于通之胸臆而徒倣聖人之句法以為能將以求其工適之以露其拙耳通蓋知名可慕書可作而不知六經非夫子之經乃天下不可無此經也夫子之經行而諸書盡廢通之續經雖行而諸史自不泯則

通之書瞽也故凡通之所謂元經者禮論者樂
論者並之以發識者之一笑耳蓋自漢而下著
書立言之士以實事為書則倣史記班固以下
諸史是也以空言為書則倣論語楊雄之法言
是也詩書春秋皆史也遷易記傳遷誠有作者
班固以來不出其籬下矣荀悅孫盛雖借擬編
年並亦沉沒不顯是遷法不可變也通之續經
祇史耳又曰史之失自遷回始而自擬經通之
見正與楊雄同科然雄之法言固淺陋可笑

太玄一書雖曰擬易其自立機綜大有可觀通
又不及雄遠矣莊周異端也其書雖誕謾要亦
自成一家乃慨然以六經為先王之陳迹是豈
為續經者耶周之言固非格也與具為通則豪
傑特起之士吾於周歛衽焉

堯湯備先具

聖人居兩間輔相之任所以贊造化于不及也
蓋理數之或然雖天地莫之適而聖人成能
者也于其莫之適之際而有以用其窮是則

與造化相為功也故有天之天有聖人之天在天者有時而不及在聖人要無時而或窮苟為漠然而信其如是則與時偕極者矣堯湯備先具之意蓋若是夫天下未嘗無數而聖人亦未嘗言數蓋盈虛消息者在天而輔相裁成者在我天之所以立司牧者亦惟求以濟其不及耳苟吾無所必然而乃聽其或然亦非天之所期望我者夫陰陽之氣在天地之間不能以不戾天亦非勤卹我民至是則非天之所及聖人者

非惟以與偕行偕極也必有以濟天之所窮而浮于天時乃可以對越而無愧此所以有備先具之說蓋天能生物不能主是物民知用物而不能節其用聖人者代天而相民者也故備之於未然而若迂濟之于既然而若神者之人有行之者堯湯是也我欲觀堯政帝典無足稽焉吾求之下民其咨之日我欲觀商政商書無足稽焉吾求于六事自責之時十年九潦我聞惟日用絲無成而耕田鑿井之民不聞有饑饉者

七年八旱我聞惟曰承桀餘殃而責若草木之
世不聞有菜色者使堯湯而無所備吾將見如
後世之移民移粟者矣否則如後之靡有了遺
者矣王制曰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年
食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國王制之書雖出于
秦漢之際其事必得于傳聞者堯湯之事具若
然欤易之益曰益之用凶事象曰固有之也當
益之時而為凶年之備雖凶年吾固有之矣吾
何慮為蓋聖人於司徒養民之政亦先之曰荒

政聚萬民是必非遽行于一日者倉人廩人所
備而無其素則雖有是政誰無是政周詩有曰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此陳、相因之法也此非
周人委積之政與唐虞三代之始相因者也由
周即商由商即堯則其事見矣吁聖人非特為
有備無患之術聖人之心蓋於天之責望于我
惟寵綏斯民耳或然之數天無以用其窮而吾
又無以相諸天是則非惟君惟長之責後世常
平義倉之說蓋亦堯湯之遺法而孰識乎堯湯

之用心吁

漢之為天教者如何

論一代步占之學而取其有益後世者言之此
儒者著書之盛心也夫步占之學其傳尚矣自
史氏之書志作而其人始詳苟非學術之精微
可以推行於千百載之下豈肯私其信氏而著
錄之哉且夫天人之相去其間至遠邈也是非
得失之證于其星辰之變而示焉於其風雲之
候而示焉冥然相與之機蓋有甚于告語者而

人不得以盡知之於是能者出而名斯世知星
者若而人占氣與歲者若而人大抵以其未然
者而推之於將然其所以為天教者誠精矣儒
者取其原委而紀錄之使後世因其休咎禍福
之言得以為恐懼修省之地是蓋為斯世非為
斯人賜也天官一書子長所深注意者而天數
之學獨有取于唐王魏三子此其詔來世之意
遠矣漢之為天數如何請申其說蓋嘗求是說
于羲皇之前矣甲子起數星傳有書言天數者

未嘗無其人也然大撓隸首姓氏雖存而其法
與八索九丘俱無傳矣至虞書而後羲和氏出
寅賓寅饑之職平秩平在之分四仲必殷中星
必考抽闕啟鑰條目其詳于寂寥簡短之書而
此事紀載獨備百世而下談天文志星曆者莫
不祖羲和而言之然則仲尼之叙書其法固已
如此况後世之作史者乎子長史氏之宗也龍
門之父于其派本出于重黎而文史星曆近乎
卜祝當時或得以獻薄之藏山有書遷所以寄

其憤者不少而天官具大者焉一如榮、大變
有如平城之月暈元狩之蚩尤熒惑之守招搖
之弟皆正色直書之而修德修政之事且奉、
于其終原遷之心無非推明天數之微昭示未
世之戒意其史筆之著錄必有大過人者今也
指其人而稱許之獨不出于是三子遷果何見
哉彼三子者何人也太初造曆都以方士應詔
其先蓋隱于民間耳周南留滯之人千載未易
多得而乃受學于都、亦偉人矣子長述都之

未嘗無其人也然大撓隸首姓氏雖存而其法
與八索九丘俱無傳矣至虞書而後羲和氏出
寅賓寅饒之職平秩平在之分四仲必殷中星
必考抽闕啟鑰條目具詳于寂寥簡短之書而
此事紀載獨備百世而下談天文志星曆者莫
不祖羲和而言之然則仲尼之叙書其法固已
如此况後世之作史者乎子長史氏之宗也龍
門之父于其派本出于重黎而文史星曆近乎
卜祝當時或得以獻薄之藏山有書遷所以寄

其憤者不少而天官具大者焉一如榮、大變
有如平城之月暈元狩之蚩尤熒惑之守招搖
之第皆正色直書之而修德修政之事且拳、
于其終原遷之心無非推明天數之微昭示未
世之戒意其史筆之著錄必有大過人者今也
指其人而稱許之獨不出于是三子遷果何見
哉彼三子者何人也太初造曆都以方士應詔
其先蓋隱于民間耳周南留滯之人千載未易
多得而乃受學于都、亦偉人矣子長述都之

事而又列朔與鮮焉由是推之則三子之言數是皆當時卓犖者見者也今以其學術而觀之星躔有部自高立主火之日說已定矣而都之推步深微奧妙有非射姓輩所能及其術何精也雲氣有候自楚人論亥日之應法已詳矣而朔之占視獨決于日實息虛耗毫釐不能遁術何約也以至歲始有占冬至有占臘之明日又有占無非卜歲之豐儉者而八風從來各以其日木飢水毀推驗若神之術又何其簡且

當也三子之學抑有自來矣九州封域各有分星以觀妖祥此保章之法也而却得之五星十二風以下水旱一侵二象以下吉凶此保章與祇禘之法也而朔與鮮得之以千百年占天之祕而發明于漢庭三子之間遷之許可豈輕及者異時蔡邕陳卓之言分野張衡馬續之論星躔與夫晉志所紀之雜占劉歆所集之妖氣尋源汴流無非祖述故智而已然則三子之言天數其為後世賜深且遠矣豈特漢耶不然藝文

所錄有如淮南秦一之書常從國章之書無非
占星候歲者攷其人物皆在太初先後何獨不
得與三子並列哉子長紀述之意槩可見矣或
者不知乃曰災祥占應之說隆古未之前聞保
章賦祲雖有其術而六典非周公之全書後世
已病之矣是何子長見之拘耶吁春秋非為星
曆作而紀災異者過半洪範為陰陽出而言休
咎者甚詳六經格言豈捨理以求數者誠以昭
昭之鑒形于冥漠之中謹告之來無非仁愛之

寓占天之法備則畏天之念與紀變之書詳則
銷變之政舉人主之求天既不能自得于微密
之際而占步之成法又視以鄙陋而不談吾恐
天人相與之機自是隱矣天官之作政為此懼
也有志於當世者尚或鑿茲不然三子殆空言
也子長亦有遺恨焉

以大事小者樂天

時變之來聖人安之而無所較者是其心泰然
與造物同量也人惟不能以處變也故區々然



P22

較是非曲直於其間而其中亦戚然無以自
寧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理凡其或然者莫非自
然之使然於是乎順受而無捍拒有矜憐而無
忿爭時至事定而反其常則聖人處之亦安然
已是故在己者或去或來而吾之泰然自得者
常無窮也此之謂以大事小者樂天請申之
天下之事適然適去者猶蚊蟲鳥雀之過目也
緣督以為經游心以應世者要使之無以汨其
天和耳苟為容心于其中則逆我者觸我者與

吾鬪者角而應我在彼方來且不可遏而吾又
忿然而不自寧則吾心終與物競而莫得少釋
矣且夫觀化最可樂也吾知其出于彼者非出
于彼加于我者非加于我蟬蛻翅以視世故
則吾常洒然靜然恬然泰然而無所忤有于舞
足蹈而不相自己者彼何事與物相靡相日膠
膠擾之而使之喪我耶昔堯欲伐宗膾昏教南
面不釋然而問之舜曰彼二子猶存于蓬艾
之間是雖莊子之重言亦可借是以形容湯文

之事曷与昆夷猶宗贈胥教也彼之不服我者
是猶在蓬艾之間也湯也文也安而事之不欲
高畧輕是猶舜之存心而非不釋然者也方其
自挾而邀於我也曩爾之國以分則彼下我者
也以力則彼弱我者也以德則彼事我者也聲
其罪而問之可以糞粉于一鼓之下而聖人之
處心則以為天地之間一物一民皆吾同體彼
之不自量而与吾相抗衡吾也不可形厭惡於
其懷而鋒刃之交又無改以加吾二國之赤子

仁者豈如是耶且彼之為是勃、者亦莫知其
孰使也彼豈不樂安逸而為是自速亡哉
是盖有物也而莫得其所萌凡吾適然而順泛
然而應非順于彼應于彼造物者至於是不
可知故吾且與之為無涯与之為嬰兒與之為
無町畦雍容自得不与之爭而物莫吾櫻不与
之敵而物莫吾逆此心方且乘日月而流方
且挾宇宙而游方且冷然若飄瓦若虛舟真
不知老之將至而樂以忘憂也迨夫征曷之師

形于昏慶之餘昆夷之伐赫然于一怒之日是非蘊怒而至是也是非宿怨而至是也蓋天之未定也欲止之或張之欲傾之或興之吾未嘗拂意於方來而未嘗容心于已定天時之或彼或此而湯文之心則嘗泰然也易曰齊小大者存乎位、者時也小大不齊而齊之以其時則無小若大矣於臨有曰至臨無咎是其事之適至雖聖人有不能違也然則事之有天也代之者亦天也而聖人常如故矣是亦猶舜禘宗膾胥

教而末年又有九苗之征也征之不待克而又班師蓋莫違者機莫逆者時故聖人不凝滯于物而与世推移則亦何容知者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順之斯樂之矣文王然尔湯不然乎

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卷九

竹溪齋十一景續集目錄
記一

重造林埔斗門記

岳安石橋記

福州新創義阡記

福清縣修學記

行在仰山孚惠二王廟記

重建昆山縣廣孝寺記

重建劍石寺記

福清縣重造石塘祥符陂記

泉州重修興福寺記

慧通大師真身閣記

清風峽水庵記

潮州海陽縣京山書舍記

竹溪鬳齋十一景續集卷第十

三山林希逸

門人石塘林式之編

記

重造林埔斗門記

陂之有斗門猶城郭之有閘也視時而縱閉之則水之壅縮在我而田常無害木蘭有陂自熙寧始截仙溪以上數百里之溪而橫注之溉田萬餘頃是曰南洋下為斗門者三所以制滯澗之

柄也莆之言水利者莫大焉然洋城東山二門
有廢有復具有圖誌獨林埔名存事缺不載問
之耆老則曰創于元祐而壞修于慶元又壞蓋
其廢久矣毋動為大眾嗇弗圖咸淳戊辰贛太守
聞而嘆曰治改渠以利民古循吏事也是烏可已命
僧計度之衆曰非芝楮六萬不可公曰郡家任
此第為之勿憚費于是里人作而言曰公意
美矣吾儕奈何共襄萬五千以經其始寓公
林某方為咸平倅亦助四千公曰吾以四萬

一千之之備工飭材轉海求石朝戒夕令且
嘗親行以觀之夏四月始作六月告成里
人德公圖為不朽乃列其事求記于余且曰此
門雄于洋城東山舊矣內以受木蘭澗澗不注
之水外以禦寧海晝暮暴至之潮內隄外
道工費已三之一焉然後左累右疊植石礎者
三之分為兩門扁以橫木仍舊制也又更為新
意則有石櫃焉有木櫃焉昔之門其深以大今
增四尺焉昔之八字其逆踰丈今南北皆五丈

十一景
為散水之湜向廣六尺今倍之迎水之石向高一丈今三之沉木以為基鹽蜃以為固其防患益固其心思益遠是欲為千百年賜也公之治莆為民久計大率類此仁矣哉余因思古昔治田載于舊典其于水治尤悉畎澮之法既如畫棋而匠人所書有曰磬折參伍者有曰為淵句矩者其文之工殆如畫筆至于蓄水以豬止水以防蕩水以溝意其髣髴必如今之渠竭而獨無所縱閉何耶果有之則其模寫必有奇絕豈

應畧之非當時之智偶未及則中土平而水勢緩也是以斗門之名不見于前古而創見于後世由今觀之為此門者使神禹復生亦必以智許之然則限水以滋田者智也裕農以致養者仁也復其舊制而增所無原其初意而期之遠是亦仁智之方也大書特書夫何愧顧余荒耄不稱此筆姑紀其寔云爾太守趙公與鑿紹興人董役莆田尉權丞陳元英三山人登仕郎林應鳳延平之子也涵江人僧則某寺無極也

岳安石橋記

岳安橋者璜溪吳君清承諸使之意而為之也
辛酉某月始事丙寅某月迄工糜絡錢八百萬
初与道人謝有真俱謝逝君獨任責衆初疑其
難君極力以就事諸司亦有助焉君來求記余
既書其始末因為詩十章二四句以美之曰使
公者帥古心江公萬里漕松壑趙孟傳憲願山
家公坤傳翁先憲後師者竹居王公鎔也詩曰
閩居嶺間緣溪而路長橋短橋日凡幾渡維此
金沙有水曰岳伊昔梁之峙流而閤時雨之淫
其喧如瀑士子中秋一漲莫復臬使王公惻以
衆請曰謝曰吳以選並命其時維何景定辛酉
謝俄而蛻歸吳一手力淺慮長更木以石為
之良難五載而畢衆施既艱公助能幾不厭不
慳吳亦賢矣豈無長虹如楚視檜曾是山村埒
彼都會寒暑往來銖寸累積非有此心曷就此
役歲月姓名所識者大系之以詩美其心也

福州新創義阡記

古之為政其加惠斯民也必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逮德衰而此意薄寒者不能為之衣飢者不能為食况死骨乎然嘗思古事而疑之分古人於民最纖悉也一天之田五畝之宅居之已食之已然未聞其為死計不韋之書雖出于秦寔採三代之文也理荷掩骼令于孟春此於盛世何從有之是直其委棄者爾蠅蚋之嘍能無泚乎井塌之苔能無哀乎何必春月而後可夫死固民之卒事也不借可訓曠無其所坊民者

何以哉候則可責細民奈何此千百年来所遺之論漏澤之請直至元豐始見而後義阡之名出焉是誠今世盛德事也閩之諸郡蓋嘗有之矣然而難繼也朱文公之于清漳亦再營之停寄之非訓告甚切驪塘危公既續其意而又紀之且以治盜去藏之說而繩諸寺漳人至今思之今府帥龍圖吳公某尊文公之學而誦驪塘之文者也越采吾閩其諭俗也有古靈之愛焉其燕毛也有橫渠之教焉究力于民靡念不篤今

又哀此汗之不續而負者無以掩其親也度城
西僧廬廢地空山為窳大小四千三十與叢冢
二稽之陰陽審以面勢必固必利為之永圖棺
者函者骸而暴者嬰而矢者皆別處之名其坊
曰孝仁主以卧雲庵僧儲蜃甕以待其用期之
以日合之寺之滯留者皆痊踰期者僧自送之
約以春秋兩祀之糜金錢二百萬米石百方郡
計窘求如救頭然之時而公拳、及此且親與
寄公周行按視又有結因爾子孫之詩公以閩

人思矣哉公以詩學名者也小弁曰行有死人
尚或殿之解者以為其心不思也公之為此具
一念之不思者歟四月始事八月告成聞者莫
不加額邦之耆宿謂余是不可無籍也余既慨
今昔之思而仁公之用心遂錄其寔云爾是歲
丙寅為咸淳二年十月記

福清縣修學記

咸淳己巳春二月份庠羣士友以書來溪上曰
吾邑空乏甚學敝令令初來每攢眉以語我、

固知其力未給而皆敬其心前歲之秋府公以
名法從強起鎮吾閩憫諸邑之焦煎寬其征而
去其害向之持急符而號呼于吏舍者痛絕之
於是為邑長者稍得安意以慈其民吾令尹又
以清苦自持以勁恪務善察民之病隨事而藥
之空盜之巢剔吏之蠹一念懼、雨暘應之歲
事既登嘉禾為瑞而井之聚以飽以遨乃得酬
其初心以用力于子衿絃誦之地疏禦人籍入
之田撥譙役秋擬之請諸生所叩隨事條上凡

皆為吾邑士計也且曰不足則以俸繼之帥喜
而俞令以自慶于是飭材賦工棟日榦使正殿
論堂戟門經閣若厨若庫皆撤攘瓦新之又作
十先生四賢三文諸祠而易其像室閣之後為
堂尤仇好鄰之侵地必復雖強禦不憚工費大
半出縣家又朝夕至而督視之非葺也更造也
具可隱而不書乎余曰今夫邑之難曰灘矣
曰鑊矣格令所限免勉而求視簿書如仇計畧
刻求脫甘其身之寂寞苟求無愧于萌黎之人

也。已度越流俗千百而况儼、切、於困窘愁
蹙之中勤約以及人勞費以迪教此其蘊積必
有所自來者前修軌則非譜可傳要之立其本
者正爾本之不立烏知政所以先後哉知所先
後則近道矣噫成之難者事也遇之難者時也
今上有賢府公下有賢令尹而吾邑之嘗僚與
吾士友又能公此心以相其役令老矣何幸親
見之稍湏考成必且秩鄉飲之禮使余得尾諸
賢以揖拜其間將見教明而俗美使百世之士

無忘於斯時若是則遺其歲月烏何可是役也
始某月迄某月府帥洪公名某字溫陵人令尹
薛公名某字某永嘉人邑人林某記

行在仰山孚惠二王廟記

仰山孚惠二王廟祀于江南為大香火跡其靈
著寔自袁始今在所馬軍司亦有焉託其由則
曰昔淳熙間有本營李統領運木于西江行未
至風潮暴作薛木顛蕩篙橈束手舟人方相顧
愕駭俄有二士立牌上曰我欲附此抵京李諾

之風潮隨息散者復聚舟人亦未以為異也徐
問二士何自來何姓氏答曰我將就試也俟近
京十里却言之既至李欲延飲二士曰我袁州仰
山人李嘗至袁髣髴記廟像頗同遽俯而拜舉
頭失所見矣婦諗于上下於是築室於營以祀
之始甚狹嘉泰單方之變一營皆燼廟獨存衆
始嗟異乃闢而大之民禱益勤王應不爽民益
敬事而廟凡四闢矣今像設既嚴儀飾浸備衆
乃以未得祀為歎來謁于余某曰北辰居其所

而衆星拱之在天無二尊也諸神列祀郡國其
婦戴于朝家亦猶衆星之向北今二王顯異既
徧東南而未定于茲豈非以聖神繼紹宗社靈
長故思朝宗之義而有拱衛之心一念忠君
神人同也王為蕭氏本末見州圖志毋庸叙獨
為紀神詩一首俾歌以饗之時咸淳三年春王
月詩曰

王初化兮二龍具始事矣亦以語諸蒿翁食于
袁數百載矣既一具宮蘭蒸桂奠矣祀彌恭湖

南北兮江西東辰華之奉兮與物同王知我宗
萬斯年兮心乎朝宗宜帝所之入衛兮寔冥冥
之孤忠欲寄靈于一將兮乃變幻江濤之中今
祠宇日闢兮象貌崇若時雨兮收融風掃疫癘
兮慶屢豐福吾民萃若國期世々以祀兮報王
德以無窮

重建昆山縣廣孝寺記

佛之始也聚徒以聽法必於長林茂蔭之下未
嘗為之居故從上所錄有曰某佛某樹者四而

龍樹又其一焉祇園施地致之城闔是則寶坊
之萌芽於是莊嚴之說行矣自竺嶺之傳至吾
中土其始也亦然余觀高僧傳諸賢大抵皆草
衣木食班荆蔭松以為之初其道既行其徒既
盛于是事為壇宇以居其師于斯時也患于無
師不患無居其後上而公冢下而巨室有崇貴
其說而求以自託于佛者又華絢金碧以致其
徒而居焉故空王之宅徧天下而吳越于東南
則梁之蕭閩之王吳越之錢倡之也今久而弊

矣為之上者乃因其居而籍之利具有而賦之
又從而多取以因之故其居漸廢而貧無以自
復余常以是慨之今吳之崑山有僧曰允親
者得台宗之旨于印北北峯游歷而歸思有
所建立而未能也寶祐中國浚河而涇得石土
中有大字六曰崇慶寺大界相旁有小字曰會
昌元年僧興遠立他文磨滅不可讀親喜曰
此古寺基乎吾得其地也寺之興廢固夫所傳
其曰大界相云者即畫地之職也請于有司易

其名曰廣孝余嘗備教儀曾與聞其事符下矣
親又規置田園封培廬蕩以為歲計役方興而
親歿其嗣子思梵悲其師之志不遂竭力以成
之崇定士戍賦功越五年而畢事相其役者思
梵之子文熙文泰與其孫良珪也乃介余方外
友若至求記溪上余既慨今昔廢興之故而
疑其將窮親能立心于其廢滅既盡之餘而
欲一手作興之難矣梵為此役又能竭其毫
縷之積而無所資于人又難矣今夫世之為子

若孫者能 父祖之志已艱其人自親至珪徒
以教法相紹而四世一心共圖其終豈不愈難
乎而且不求文于時之焯焯者而即余之寂
寂不于其近而于其遠勤々數千里以是為請
其趣向異于世俗蓋如此余既焚香而記之且
祝曰若佛之徒皆能用心如思梵 教道不益
隆乎已廢者不俱復乎是寺也親為開山矣梵
令主之

重建歛石寺記

僧寺之廢興以吾儕視之若于事無所損益也
然余觀江湖浙之和羅運羅淮東西之車馱夫
脚其為產家害極慘而地科索不預焉以余所
見推所未見槩可知矣獨吾閩之人衣食具田
自二稅之外無所與聞問之僧寺則上供有銀
大禮有銀免丁又有銀歲數則有祠牒貼助秋
苗則有白米撮借與夫官府百需靡細靡大皆
計產科之喁々者但曰吾鄉地狹人稠田之大
半皆入之寺然而穀之食者邦人也豈而他

出乎糴必以錢雖在諸寺猶大家也故前輩有
曰僧寺閩南之保障余常以為仁人之言數十
年來官病之吏病之大家亦病之僧逃而屋敗
者過半其幸存者猶凜不自保况已廢而求復
興乎予斯時也猶能獨力勤苦以復其舊亦難
矣哉玉融歛石在邑之陽去通衢數里許其扁
曰龍潭歛石禪寺唐僧智高初自文德中廢
矣一殿僅存嘉泰初莆僧彌清首衆鹿門郡倅
劉君守仁以其賢白府帥俾居之清辛勤經畫

自庚辰至癸卯凡二十四年殿既重瓦法堂彌
陀閣望拜亭雲會僚則更造一新藏屋亦成寶
輪方斲以老而憊界之覺融、去丁未以慈榕
繼之金碧具輪繪飾殿像又為堂為廡磐石砌
寺前後地若干丈成師志砥基失久陳乞打量
丁巳始再給榕之用力甚苦今亦二十年余雖
未至其所得之圖經主山自石竹而來左右兩
龍湫時興雲雨隨禱隨應載在祀典朝家重農
閔雨亦與符免醋息榷管科數以優之清音退

老晨夕課誦猶十餘寒暑年八十夷然而逝自
號古澗亦叢林之可稱者也榕以始末請余記
且曰但以吾師之勤恐遂湮沒某甲無異焉余
既嘉其父子之能而又喜慈榕之言若此故併
書之

福清縣重建造石塘祥符陂記

陂之名何始乎其在夏書已有所謂九澤既陂
者求之水經則自楚人期思而後天下不知其
幾無非賢守令為民為之然廢興不常作其始

者固難而復其舊者尤不易汝南鴻隙大陂也
翟之威廢之濯龍之夢黃鵠之謠皆怨者託其
言以求復卒至鄧晨而後作用力凡數年其難
可知矣况令人乎玉融石塘陂昔縣宰即公簡
所作碑亡矣誌有之水之源始于閩長邑南下
五十餘里至邑之西湖逆行及藍尾則由小橋
而東注矣濱江為隄直抵古放生湖其匯始大
又行七八里則湖之尾焉溉田五千餘畝為邑
上腴以其作於祥符也以祥符名之中嘗湮圯

泰嘉甲子張侯大任寔興之既而時敵時葺至
景定癸亥噫于洪流始大壞故邑東諸洋皆無
所仰雨至莫留旱則立槁民甚病之役大費夥
莫適為謀戊辰賢令尹寔來諗于衆而知之曰
邑雖貧是烏可已作意復之寓公大姓亦樂為
之相有草曰詹湖昔所無是歲忽生售鏹六萬
令捐以助役堤之基非沉以巨艦不可適有禦
人沒舟者令即給之富者役者輸財竭力惟恐
後令又時出而諭勞之孟秋始事良月訖工糜

金錢六十萬工六千中役兩幾敗後中秋三日
洪發前重陽八日海漲諸堤岸多漂沒而此存
人以為令尹一念所格聞者皆加額焉是隄也
南臺廟東舊逼江移而改築以丈計之六十
五基尺三十其上半之湖尾為丈二十基尺八
十高半之其上損四之一邑人始疑其難既成
而喜來請記于余余亦喜為之記曰祥符古
陂于邑之東既廢而久湖與江通昔壤之腴今
廢而涸賢哉令尹為民更作堤成未半湖怒溪

淫屹如有相神鑿其心繫令之心惟民是福天
亦應之嘉禾瑞粟我歌屢矣况此役乎令尹之
德亦長俱波流決、禾黍旃、首誰之如買渠
召埭令尹薛名某字某永嘉人是歲實為咸淳
四年十有一月林某記

泉州重修興福寺記

溫陵佛國也中郡之城有曰開元寺者聚僧舍
百二十所而居之興福寺其一也俗呼為粥院
謂開山某師戒行嚴誦法華得力常主十僧粥

食于斯也地居東北隅始甚隘元符中圓覺
師本觀主之得鎮海超禪掌示之旨道化感
行學侶雲集無所容請于郡併數刹而闢
之其寺始大中燬于紹興舊碑俱不存其復也
亦莫之記余昔為郡掾屢嘗往來其間淳祐辛
丑歲大饑余領賑濟二局朝則散粥開元午則
濟糴承兩寺脩廊東西各數十丈食者列坐糴
者分給皆容數十人不翅時方隆暑非此何所
措故嘗謂僧廬亦非無助於政也時住興福者

前則善立後則宗端立以有為稱端以靜嘿勝
皆可語相與頌密令倭指三十年間寺敞久矣
戊辰冬忽得圓悟書以重修法堂香積諸因緣
來請記悟余里人也向為雙徑演溪記室演以
高弟許之余嘗叙其枯崖集矣而未知其志行
若此主此席未一載而役于土木不憚其勞某
月鳩工某月畢事糜金錢若干吁亦難矣遂樂
為之書獨惜寺之始事無所考耆老相傳但
曰華嚴董粥事時有兵官奪其桶飼馬師取伽

藍畫像壓以磨石而訶責之一夕行廡下有人
身長八九尺乞還位設師曰寺失桶而汝不知
汝職何事荅曰即索之中夜俄有叩門而還桶
者曰二馬俱斃監者懼而歸之一夕又見師曰
未足言勞何以廟食於此神曰願為香厨屏鼠
雀師許之置祠焉至今厨無此耗神則神矣非
師何以令之圓覺有傳開山遺其名其所傳竟
爾因併錄于此是歲寔為咸淳己巳嘉平月林
某記

十一卷
慧通大師真身閣記

金華大師名志蒙生金華徐氏初以永福懷怡
為師三乘教典不學而通常披金綉衣去來闍
闍中里人呼以小舅師亦自稱曰姊夫得錢于
市即買猪頭以食故號為猪頭和尚時言吉凶
皆驗或曰師聖人歎曰非也凡人歎曰非也或
曰如何師曰汝以我為聖則聖汝以我為凡則
凡人莫之測周游其鄉三十年景德丙午始居
衢之吉祥院即今天寧也衢人信尊之甫旬浹

沐浴書偈而化危坐七日異香不息遂以真身
為閣奉之遠近奔湊事之如生早滂之禱隨應
清獻趙公嘗為之贊以散聖目之信矣元符己
卯勅賜慧通大師寔曾守公輔請至宣和甲辰
始紀之則廣信郡丞洪公為也閣屢毀而屢復
者先後賢太守也嗟夫釋氏之教亦幻矣授法
傳衣聚徒闡化此大乘正宗也至如揚普化鈴
曳彌勒之袋殮蝦拾蜆吞鵠吐鳩如狂如癡驚
世駭俗豈苟然哉意曰汝以跏坐寂照得禪乎

我不然也汝以持齋守戒求佛乎我不然也掃
其窠臼納之爐錘足又一機焉方師之存疑信
已半矣今其歿也踰二百年天禧己未奇厄矣
紹聖乙巳又厄寶慶丁亥又厄嘉熙庚子又厄
閣凡幾廢而真身屹然至于倉皇欲遁逆
而致之至亦隨息是孰使之然哉由此而觀則
身前之變幻蓋可知矣豈非莊子所謂猖狂妄
行蹈于大方者乎今天寧主僧如玉寓書于余
曰大師靈跡著久矣今郡侯趙公孟奎重初殿
閣賢良劉珙述夢捨田雖有新記而疇昔事蹟
未詳舊碑朽敗傳寫訛記雜來者何質焉願有
記余即其訛雜者而條理之得其本末如此因
以其所以異于本教者索言之抑師又云古貌
昂藏法中之王楮頭寸箇未始片嘗陶吾真性
吾即定光然則其食也果食乎非食乎世而有
定光則知之

清風峽施水庵記

柯山徐君伯東結庵于清風峽之下又為庭于

左以江月名之庵儲茗剗以竢行者風月則自有樂也屢以書來徵記余曰義漿得玉徐寅有賦為楊玄作也知君盛心施不求報雖寅無取矣姑以其所樂者商之今夫風薰兮時兮固見于絃歌自南華著論以齊物而後有宋玉之賦前喁後于大小二和與夫百竅之聲皆不可以圖見者而周歎模寫于章句之間毫端之巧與造化爭彼楚人之論殆有激云爾雌雄果何有哉今夫月皎兮皓兮同列于風雅矣自五言既

興子建詠于前士衡繼于後而後有謝莊之賦流光徘徊賦之高樓照有餘輝攬不盈于語粹而味深殆為古今絕唱彼西園託興千里懷人霜露沾衣徒傷遲暮是直齊梁浮靡之習于義何取哉爾其滛于溪谷而泛我幔帷行于素空而入我懷抱予于人者何私焉見有遠近得有淺深皆夫人自為之爾千載而下則有月到天心風來水直若康節所謂真趣者吹者非風照者非月若伊川所謂滋味者力生于所激形生

予所遇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又有如玉溪
所記赤壁所賦者興味之遠前無古人非知道
者孰知之今君酷喜吟而有清思披襟于峽弄
影于江其于由前之趣必有超然而自得者僕
何容喙焉雖然隨風非動比倫無物此又幽人
野客一種見解何當握手嘗試言之庵某年某
月作某月某日成君名某字伯東今為淮西馬
步軍副總管兼制置安撫兩司計議官減淳五
年正月日林某記

潮州海陽縣京山書舍記

京山書舍潮進士胡君申甫所作也戊辰夏自
京南歸道溪上袖其圖謁記于余挹其容謙恭
而尚德者也聽其言質寔而務學者也即圖而
觀則前鑿方池涵光浮碧為梁如砥門曰橋門
此書舍所由入也其間軒豁夷曠百步而羸兩
旁為列屋離而遠之於是傑棟危簷勢欲蹇翥
扁以四大字蟬如也華扉洞啓噲々潭々論堂
中正夾以修廡東曰觀善西曰會文是為師友

往來講切問辨之所四齋隅置則絃誦者居焉
最後聳以三祠安定左而昌黎右瞻儀肅、侑
我聖師其規模甚廣也其位置甚嚴也君又以
其直勢語我曰書舍之外三峯泰前二水環抱
京山我：如坐屏障前後柱百有四十皆礮石
為之某年某月始事某年某月半工余雖未及
一見已知為南州偉觀矣君歸踰歲余記未就
遠使來趣余因以是思之素王之祀天下所同
溯于文公歸敬惟舊君今尊其姓所出于安定

先生拳、焉身在嶺海之南而此志所尚北方
人士或有愧者若人哉可敬已而况我朝儒風
獨盛前古師道久廢胡先生定興之莒川學法
賢闕取以著令至今存焉于時伊洛之未弛也
今四方之士知尊周程在、有定安定則未之
聞今君為此室與韓並峙意使溯之衿佩游詠
於斯知學問休用淵源成棟梁稜桷人物仰高
山斗竦弄明月予以相輝于無窮京山之名媿
美衡鹿殆自茲始豈非三陽千載盛事後之人

十一景
推言其自必曰胡君倡之竹溪書之余亦與有
榮矣咸淳五年龍集己巳春三月林某記

竹溪屬齋十一景續集卷十

